

教师节，一场跨越时空的“爱的回应”

小时候，我很向往你

一盏灯两代人

讲述人：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
沈滔（右）

本报记者 李小委

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，不少老同事仍记得，沈滔刚参加工作时，介绍她总习惯带上一句——“这是沈教授的女儿”。一晃20多年过去，守着职教讲台一路走来，沈滔靠教学与科研的积累，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标签。

沈滔的父亲生于1947年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，退休前是学校的教授。从教数十载，他先后编写了50多本教材，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就有29本。沈滔儿时住的家属院紧挨校园，除上课外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写书稿。家里那把藤椅，因久坐，椅腿在水泥地面磨出了浅浅的印痕。出版社寄回的修改稿，他全部用红笔逐页标注，一字一句反复打磨。家中总是安安静静，父亲埋头撰稿，沈滔和姐姐便在一旁看书做作业。书桌那盏灯，算是沈滔最早接触到的“课堂”。

父亲常提起“教无定法”，这也是他贯穿始终的育人理念。他从不拿两个女儿作比较，尊重各自不同的成长路径。姐姐悟性极高，后来成为复旦药学博士；沈滔更擅长口头表达，在演讲、讲解方面优势明显，父亲便顺着她的特点加以引导。读初中时，沈滔模仿父亲讲题的方式，为班里同学梳理英语习题，同学们很愿意听她讲——从那时起，她心里便萌生了当老师的念头。

父亲做学问讲究落到实处，一本教材常反复修改十几遍，连标点符号都不肯马虎。这种做事态度，一直深深影响着沈滔。工作以后，她潜心教学科研，主持立项了教育部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，获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，牵头完成省级、市厅级、校级课题十余项，并获评江苏省教学名师、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多项荣誉。

每次上完课，常有学生围过来提问。“看着他们，我偶尔就会想起父亲伏案工作的模样。”沈滔说，“父辈留给我的，从来不是光环，而是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，还有做事务求扎实的行事准则。两代人都坚守着同一份教育初心，我也希望把这份治学态度，继续传递给我的学生。”

“学校里没有小事”

讲述人：徐州市经十路小学副校长
魏国康（中）

本报记者 李小委

魏国康是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。小时候印象最深的，是家里那盏总亮到很晚的灯——母亲伏在桌前批改数学作业，改完一本，擦一本，擦得比当时的他还高。父亲在另一头翻教育杂志、备教案，有时外套一披就出门，去学生家里给遇到困难的孩子讲题。后来父亲从讲台走上管理岗，当了副校长，心里装的还是学校，深更半夜一个电话就往学校跑。

那时魏国康趴在门边想：为什么他们的心思，总是先学校、再自家？为什么他们的时间，总是留给别人家的孩子？

说实话，当老师的孩子，有过骄傲，也有过委屈。

骄傲的是走在校园里，总有学生老远就喊“老师好”，连带着他也被多看两眼。委屈的是，父母对学生百般耐心，对他却格外严格——作业必须工整，说话必须算数，做错了不许找借口。年少时他常觉得，在家里自己更像一名学生。长大后才慢慢明白，他们不是不疼他，只是把讲台上那颗心，原原本本带回了家。

高考填报志愿那晚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教育是良心事，择一事，终一生。”母亲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从柜子里抱出一摞魏国康小学时的作业本，每一页都有她当年批改的红色笔迹。那一刻，他忽然就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。

如今，魏国康在云龙教育岗位已经整整13年。

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走进教室，他眼前浮现的，竟是父亲当年站在黑板前的背影。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一模一样的粉笔灰。那天下课，他站在讲台上愣了许久。

这13年，他备课、上课、为学生做个性化健康管理；后来也走上管理岗，成了学校副校长，忙碌在食堂、教室、操场之间。父亲那句“学校里没有小事”，如今成了他的座右铭。他的办公桌和父亲当年那张几乎一样宽，担子却比讲台重得多。

从前不懂父母为什么总把学生挂在嘴边，如今他在饭桌上和爱人聊的，也是班里的孩子、校园里的事，聊着聊着，一顿饭就吃成了“教研会”。有一回母亲来家里吃饭，听他说完一个孩子的情况，她脱口而出接了他的话茬，母子俩对着分析了半天，父亲在旁边笑：“行了行了，这是家宴，不是教务处会议。”

三代人，一方讲台

讲述人：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科学老师
苏一杭（左）

本报记者 孙亚妮

教师节临近，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科学老师苏一杭回望自己的从教之路，发现自己与这份职业缘分，早已埋在童年。

苏一杭的爷爷曾是一名数学老师，父亲现在是一名信息技术老师，而如今，苏一杭成了一名小学科学老师。三代人，跨越不同年代，却都站在了讲台上。

小时候，苏一杭常跟着父亲去学校。寒暑假里，校园成了他的“托管地”：父亲忙着备课、上课，他就在教室里写作业，有时就在校园里转转。

“那时候看爷爷、爸爸，就觉得老师很受人尊敬。”街坊邻居见到爷爷，总会亲切地喊一声“苏老师”。那份尊重，让年幼的苏一杭对教师这份职业有了最初的向往。

但真正走上讲台，却不是一条早已规划好的路。

苏一杭大学时是生物制药专业，可他实习时发现，实验室里的工作与自己的性格并不契合。反倒是在大学期间，他给同学讲题时觉得更有成就感。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重新想起了儿时对教师职业的那份向往。

第一次站上讲台，他教的是三年级。面对一双双认真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睛，他依然紧张。“他们都在等着从我这里学到新的东西。”那一刻，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和爷爷口中的“责任”。

如今，粉笔黑板早已变成多媒体屏幕、功能室和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，孩子们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宽。苏一杭更在意的，是怎样让孩子愿意学、主动学。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，老师要做的，是发现他的闪光点。”这种理念，也让他与父辈有了不同的答案。

五年教学生涯，苏一杭还不敢说自己已经成为父亲、爷爷那样的老师。但教师节这一天，他终于读懂了他们曾经的选择。

三代教师，讲台在变，时代在变，而那份对孩子的责任与热爱，始终没有变。



本报记者 刘冰 摄